

校正評註
大字言王鳳洲
袁了凡綱鑑彙纂

上海
文瑞樓
印行

K204.3

2

新學
子
和
PDG

奏

朱台符直言

慎守令之選以

惠民

真宗有乾乾惕

屬之意

屈節為天下蒼

生

璆璋皆堪為將

宋良將第一

曹彬仁恕清慎

楊瓚介直清

苦

以江總接重兵

其既誤之罪已

我教○表了凡李沆對使者引燭焚天子詔猶曰宰相也唐何力亦諫之也

已亥二年契丹統和十七年春閏三月旱求直言書子其能也

曰陛下踐阼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書子其能也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

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舍此數事雖有

智者不能為計矣帝前以彗而詔求直言此亦因旱而求直言謂有乾乾惕屬之意而非玩災忽變者比矣

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

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楊

先知篇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曰意在於綱紀曰大作綱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

無事可言臣子璆璋材器可取皆堪為將然璆不如璋及卒帝哭之慟彬性仁厚在

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

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君子謂仁恕清慎能

保功名守法度彬為宋良將第一卒具官爵美之也潘美曹彬二人而已○丁南湖周太祖貴妃張氏彬之從母也是以太祖世宗

七月以王顯為樞密使○以呂文仲等為翰林院侍讀學士邢昺為侍講學士

鑑侍讀侍講之置自此始

浮于孫全真之
擁兵自固及廷
召念詒始付以
一旅而于應援
全判部部書概
置不問坐致折
將偵軍其失律
史無可道而全
與尚伏司敗之
誅乃于潛曲貨
戮杜之典何以
彰必罰而肅軍
政耶

致太平者必
此人
文靖盛德之
此與竊冠之
義相似
徽宗賜九經
于學校及聚
徒講誦之所
謝表
張齊賢案武
之議
何亮上安邊
書
問何亮安邊
之言三患何
如

鑑八月。樞副楊礪卒。帝謂侍臣曰。礪介直清苦。何遽亡也。即冒雨臨其喪。礪居委巷車馬不能入。帝為步進。

目冬十月。契丹隆緒入寇。侵瀛州。今河開府圍之數重。左右請都部署康保裔易甲以進。

保裔曰。臨難毋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眾。兵盡矢絕。而援不

至。保裔宋順死之。帝聞保裔死。優詔賻之。贈郎中。錄其二子一孫。

目十二月。帝自將禦契丹。次于大名。後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范廷召追敗之。○丁南湖。功貴求成。徒死無益。康保裔被圍之時。或歛其易甲。

以通且以老母何必傷勇耶。史謂死難。傷勇終異。苟免功雖無成。志有足尚。故取為忠義。列傳之首。所以勸死忠也。

目庚子三年。契丹統和十八年二月。王顯罷。以周瑩王繼英知樞密院。王旦同知院事。○**目**初

旦為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

目四月。太子太保呂端卒。諡曰惠。

目十一月。張齊賢免。○**目**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失儀。遂坐免。

○張時泰。被酒失儀。小過也。遽免。大臣大失也。觀此。知李沆不容齊賢久矣。特患無辭以去之。故因酒失免之。耳。此與竊冠之義。容相似。觀分注。則得其意。齊賢酒失之免。文靖盛德之累乎。

目辛丑四年。契丹統和十九年春二月。詔羣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鑑**以呂蒙正向敏中

平章事。

鑑六月。詔賜九經于州縣學校。及聚徒講誦之所。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秋八月。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略使。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劫益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靈武郡名在陝西宜夏衛城南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裡山河。捨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二州名宋改為環慶路今慶陽府及環縣是也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合之為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既割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寔為西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涇儀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為一。夏賊桀黠。點吉反挾諸戎不得貢馬。則不知戰馬從何來。三患也。請築湊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為唇齒。與捨靈武。何以異哉。帝猶豫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武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武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事。

○富民弼。戍守之兵自古以客軍為非。使益不請邊事之艱。若不識山川之難。易守則不固。戰則多敗。其數雖多。未若上兵少而精也。真宗不從齊賢之請。得守邊之策矣。○呂居仁。靈州之議當以輔臣之言為是。而李沆楊億之言為非。綏州之議當以孫全照之言為是。而以洪湛之言為非。益綏州不可棄也。故何亮上安邊書而後。韓魏公深以亮之言為然。○諸理

齋。按靈州之地廣方千里。表裏山河。此真宗所授于祖宗而不可尺寸棄焉者也。保吉之捐必爭靈州。是夏人不得靈州。不可為強。而宋人乃委而棄之。非諸盜糧乎。使其時朝廷有備禦之資。聲援餉導不致匱乏。則保吉豈能得真宗轉輸不用。沈言何見之左。

靈武逼近西夏。守之足以扞邊。國策之足以欺寇。資大勢較然。不待智者而知也。即以孤縣為慮。亦惟繕備聯絡。以張犄角。奈何不顧唇亡齒寒之患。而有撤其藩籬。即當日東論紛如。惟輔臣所言尚合正理。至楊億議主棄地。誠書生畏葸迂謬。即李沆亦不免示弱後。此靈州失陷。亦以無援。債事使王超。即使前命趨赴。豈有疏虞。真宗轉輸不用。沈言何見之左。

刺血染奏
裴海身死王

明王之治愛

民而已

悔不用李沆

之言

神效初對數語

不過老生常談

了無異人處及

督還復出即恃

恩縱恣素節盡

墮處士虛聲不

足憑信若此

明王之治愛

民

志耶裴濟刺血書奏而援兵不至然後失陷卒資元昊以致富強朝廷無人志意寡弱諸人不
足恤李沆而亦為是言哉是以知宋之君臣諭安苟幸以馴致靖康偏安其立國之勢然也

壬寅五年契丹統和二十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先是**保吉反陷清

遠軍濟知靈州謀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

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保吉以州為西平府居之帝得報悔不用李

沆之言詔王超屯永興軍○周靜軒濟以孤城抗數萬之虜兵少援絕身死王事可哀也已夫以靈武

國亦疏畧矣豈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裴濟特書死之以著其金節之實

秋九月名种放為左司諫直昭文館○**初**放母卒詔賜以粟帛紙錢至是召至

放以幅巾入見於崇政殿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回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

而化之餘皆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明年請旨還山許之遷起居舍人

放既還後數朝京師東封西祀無不預祿賜既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强市爭訟時

議薄之杜鎬嘗因晏餞賦詩誦北山移文以譏之放不知愧參攷周彦倫隱于北山後應聘出為海鹽令孔稚圭假山

靈之意移之故云北山移文**發**种放隱士耳曷為不書隱士而直書名种放若已出任然者何譏之也

癸卯六年契丹統和二十一年四月復以張詠知益州○**帝**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自永興

徙知益州民間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威惠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美且令巡撫使

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呂氏中**李順之黨方息而劉旻與劉旻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耶蓋蜀民窮悍又狃於隋

得卿無西顧

陳恕不進府庫條目

陳恕薦寇準寇準循恕舊

貫

陳晉公不答

錢穀之問

陳公之為慮

趙呂三居相

田錫焚封疏

直諫臣職

田錫直臣

田錫不負諫

職

田錫賢於陽

城

問宋田錫以直臣著各封疏五十三奏可得聞其畧

偽之久故易誘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旻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冕則李均反○袁了凡張詠治尚
牧守其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此為蜀擇詠非為詠擇蜀也
嚴猛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惠曰非斬某此賊終不脫詠怒其悖即斬之呂公弼使知成都府其治尚寬嘗宰犯法當秋卒不受曰盜以劍死公弼曰秋者國法劍汝自請杖而後斬之宋世守令以格外行事法外殺人于以見取守令之寬故不肖者或縱其惡而豪傑往往得請以行其志今則守令之權漸奪自晉十至秋百僅得專決而徒一年以上必申請待報往返詳駁旬月始得行則文案益繁而陸行之淹滯亦多矣

以寇準為三司使陳恕罷○**恕久領三司**謂鹽鐵度支戶部也帝初即位常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耳恕薦

準為準代恕無不循其舊貫恕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龜鑑**陳晉公不答錢穀之問而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何其簡而切婉而直耶烏乎丁謂上景德會計疏而封禪定林特

上祥符會計錄而天書成陳公之為慮遠矣○**丁南湖**陳恕事太宗多年慣掌財賦不過一能吏耳及事真宗而不奏錢穀以防其君之奢侈可謂愛君者舉代而得寇準取士而得王曾可謂知人者當取士之際務黜南人以避嫌蔽識非君子之所為也惜夫

九月呂蒙正能蒙正以疾力辭乃拜太子太師封萊國公宋自有天下三居相位者蒙正趙普耳

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錫性鯁介寡合嚴恭好禮慕魏徵李泌之為人**

居諫署盡言不諱封疏五十三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以賣直耶及卒

帝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耶田錫言事無隱則其不負諫職亦多矣故綱目因其卒而特具官以予之○**張時泰**世號陽城

問宋田錫以直臣著各封疏五十三奏可得聞其畧

曹諱諒德

西夏虜世叛降
反獲保吉既死
其機實有可乘
遂將降詔撫安
之請相不若曹
諱之請而郡縣
之為深中寢要
也使其宗早從
其計何至他日
貽西顧憂乃不
審彼已妄思以
恩招致遂聽其
滋蔓日盛就張
元昊以後更不
可制適釀成逆
患姑息之流弊
豈直萌孽不去
將尋柯斧已哉

為直諫於激于昌黎之論若錫者無
所為而為者也其賢于城也多矣
○宋史斷曰人君論功行實必以武臣為先而不及於諫諍之士蓋以武臣勤
勞百死一生方成厥績遂銘功太常恩重帶礪此則封功錫爵之
典典也殊不知武臣之功能平已然之禍亂諫諍之力克明先見之危亡破凶誅黨天下肅清較之武臣功孰居右宋之田
錫真其傳也故田錫之居言職凡封疏五十三章固入辭則陳軍國機要者一朝廷大體者四求直言則言給事中不得其
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開寶塔成則曰眾以為金碧燦煌臣以為塗膏鬻血歲或大旱則曰此實陰陽失理變理倒置更秋
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其忠諫之益何如耶惜乎真宗覺其遺表徒能嘆其天奪之速而不能貽其
直諫之功也

趙保吉死于德明嗣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賜德明詔令審圖

去就曹諱彬之子也上言繼遣擅河南北二十年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于弱不即

捕滅後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

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甲辰景德元年契丹統和二十二年春正月皇太后李氏崩諡曰明德

七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時西北用兵帝使殿延訪或至盱食王

旦嘆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

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為不然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帝

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

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始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

於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

李沆立身行己粹然無疵其學識亦出王旦冠準上可稱當時賢相惟云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則未免過偏凡事第論其理之可否以定行止若果有益于國計民生無論忠謀碩畫當立見施行即檢人或數陳為十進之增而所言近理亦不應藥以人廢設豫存成見事皆行格不行必至下情無由上達而政府沮抑庶務亦敲擽切之端惜乎沆之未見及此也

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沆嘗言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日誦之可也。沆性直諫，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

發明 李沆書卒所以表其忠勤之績以示勸耳。

○張時泰 **平** 文靖為人固無可議，然而白璧微瑕，惟在齊賢一免耳。

○丁南湖 **平** 周召以來，大光明會罕矣，而沆作相獨得以此四字著聞。史稱其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情，違靈州之民以律西夏之謀，嘗謂邊患既息，人主侈心必生，厥後王欽若之徒果售其後，又告真宗不可用喜事之人，厥後神宗信用王安石，多致變亂，當時譽為聖相，亦頗有見矣。乎又觀沆有曰：檢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屬民耶？此其道盡奸邪之狀，誠非聖相不能言也。

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

士安對曰：臣駑鈍，不足以勝任。三使司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材也。帝曰：聞

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嫉邪。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

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跳梁猶強梁也為邊境患。若準者，

正所宜用也。不閱月，遂與準俱相。

發明 寇準能安其身於真宗之側者，有畢公維持調之也，不然鮮不為張齊賢矣。

閏九月，契丹隆緒大舉入寇，每與宋師遇，戰少却，即引去，徜徉無鬥志。寇準聞之，

真宗澶淵之役
在道即為金陵

之謀所感及河
則見敵兵之威

猶援追勉強進
雖以軍事付準

雖有萬亦所弗
惜其惴惴之狀

不啻深入虎穴
故孤注之說得

以中之其託言
取城下之盟猶

為可居之邑耳

澶州告急都邑
震驚庸懦者未

手倉皇奸狡者
議遣楚蜀安危

之機懸于呼吸
危準處以靜鎮

而奪心安力贊
親征而敵氣懾

不勞亡矢道鐵
而轉旋于俄頃

之間可謂功在
社稷矣論者或

駐驛

曰是徂我也請練師命將簡曉銳據要害以備之在我為要
在彼為害

冬十月契丹來議和遣閤門祇候曹利用報之

十一月契丹進寇澶州今大名府開州帝自將禦之帝渡河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繼時

邊書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駭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

過五日願駕幸澶州帝難之欲還內準請毋還而行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

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今應天府陳堯叟閬州人今保寧府請幸成都

帝以問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誅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

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

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決策幸澶州二人由是

怨準庚午發京師準以欽若多智懼其妄有關說疑沮大事出欽若知天雄軍今大名府契

丹至城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手如束縛不能措置修齋誦經而已十二月帝次於澶州按綱目帝駕發在道

人有以金陵之語告者帝意稍惑合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非諸軍

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不尺則萬眾瓦解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契丹蕭撻懶出按視地

形時威武軍今福州府是頭裴環守牀子弩發矢中撻懶死焉契丹主大懼欲引去而宋師

數十萬方至由是和議益決丙子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眾請駐蹕車駕

所止曰寇準固請過河眾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仰奏曰寇準言

惜其不決戰於
士卒惟呼之際
以定厥功而社
後患乃遷騰修
口快論而未達
于時勢不知欲
和之意早定于
真宗準亦不宜
違君命而遷已
功且契丹傾國
而來志不在小
雖達蘭戰功小
挫其鋒而精銳
薄城亦未易輕
敵若必遷其歡
地稱臣舉極生
變成禍尚未可
知則適可而止
亦不得謂之坐
失事會也

南北弭兵
寇準之言至
是驗
諸臣袖手無

是馮拯在旁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

謂東府主文之中書是西府主兵之樞密是

今虜騎充斥如此君

何不賦一詩退虜耶即揮衛士進輦帝遂渡河遂近望見御蓋諸軍皆踴躍呼萬歲

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悉以軍事付寇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

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營留準居城北上徐使人視

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謹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曹利用自契

丹還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歸地事極無名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

宜許之準不欲賂之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

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反帝方厭兵乃

曰數十年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契丹遣使持

書來請盟準不從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

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

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定和議南朝為兄北

朝為弟交誓約各解兵歸自是南北弭兵寇準之力也○陳瑩中

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為南北矣準之功不在於主

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向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靖康之禍矣靖康之役亦景德之役

誤之也景德王師一動而謀捷漂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虜之不渡河景德不戰而和欲和者虜也遂
使靖康坐視虜之深入而獨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而語邊鄙無遯虜歸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虜人
議割吾之三鎮而猶綴虜不追其守不足以為謀其和不足以為信其微不足以為德準之言至是驗矣○周靜軒

策景德所以取勝寇同一矯謝寇物武帝真宗其失一放諸州強壯歸農河北民得安業

擬宋以楊億為翰林學士謝表楊億清忠耿亮

增置制舉六科擬宋增置制舉六科謝表

○是時寇患澶州宋廷諸臣袖手無策王欽若請幸金陵陳亮史請如成都苟非寇準畢士安靜以鎮之毅然不惑則天下之亂不待靖康而可見也後亦真宗委任寇準言聽計從云爾是知景德有是君有是臣此其所以取勝靖康無是君亦無是臣此其所以取敗也

○張時泰謝安以奕棋而敗苻堅投鞭斷流之眾寇準以敦博而喪契丹傾國入寇之師同心不能長顧却慮而徂於目前之見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也使能乘勝于風聲鶴唳之餘決戰於士卒雖呼之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豈欲篡竊相承子姓被俘哉嗚呼晉之武帝宋之真宗其失一也

乙巳二年契丹統和二十三年春正月大赦**○**以契丹講和放散河北諸州強壯歸農今有

司市耕牛給之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為一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招

流亡廣儲畜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澶淵之盟春秋所恥夫夷狄無信王者外而不內焉可與結盟誓乎宋與虜和

肆赦天下似乎可醜然南北講和與民休息乃盛德事耳故又喜而書之然不書其事而直書大赦者又惡中國納侮而諱之也

夏四月王欽若罷以馮拯參知政事**○**欽若與寇準不協累表願解政事特置

資政殿學士授之**○**以楊億為翰林學士億清忠耿亮博覽強記典章法度為時

取正文章精密當時學者宗之尤喜誨誘後進因以成名者甚眾然剛介寡合王欽

若等惡之

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為六科曰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洞

識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奏聞臨

軒親策之**○**歸幣於契丹自是歲以為常

畢士安有古人之風

畢士安不負所知

準在太宗時除拜不平為馮拯所劾爭執殿廷因而罷相至此復於功自專官除不拘制議仍未改其故習試思宰相兼贊政務累乎人才真知灼見亦止當薦之朝廷以備甄拔豈可不循資格任情高下謂然以進賢退不肖自負乎此即登用悉皆

十一月契丹遣使來聘自此往來不絕丘文莊此宋人納幣表狄之始夫謂之和者兩相文好之謂也今契丹國城遣使與之議歲幣用銀絹各三十萬定議而歸

是則所謂和者以幣易之也自是歲歲送至境上交納以為常法乎國家取民賦稅以養兵將以禦寇也今既養兵矣而又責民貨財以賄寇又焉用養兵為哉

十月吏部侍郎平章事畢士安卒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

遽爾淪沒深可悼惜王旦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

已屈真不負陛下之所知矣帝感嘆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謚文簡○丁南湖畢士安祖太宗真宗三朝云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畏謹行有古人風此其居官之大略矣其功業最著者獨謂西壯跳梁首薦寇準作相未幾契丹來侵乃與準合勸真宗幸澶淵却鉅敵要久盟由是西夏隨亦內附景德咸平以來天

下宜謚若士安者庶幾有宋之賢相哉

鑑丙午三年契丹統和二十四年春二月寇準罷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堂吏持例簿

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自矜其功帝亦

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為其

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他國逼我城下不得已而與盟乃可恥也今渡河遠契丹而與之盟本無可恥但欽若託言以欺帝

耳澶淵之舉是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

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音罄路中空也所有出之謂之孤注出錢賭博曰注錢盡則悉其所有為一注曰孤注勝則得之敗則失之陛

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竟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張詠在

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耳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嚴

平生之志固當一為之也

公當尚不免蹟
涉權權若稍近
倘私其害政尤
不可謂王旦嘗
謂準好人懷惠
入獄人畏威誠
切中其病惜乎
準有幹濟之才
而昧公忠之義
也

富弼可謂有
見
手植三槐

丁謂上景德
會計錄

供帳大為其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
諭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劉定之準之奏具宗桂澧
淵與契丹角信乎

其以為孤注也然則準之計非與曰是也往者唐路王遣趙德鈞禦契丹德鈞叛唐而求與丹之已於是路王焚而唐禹
遷晉出帝遣杜重威契丹重威叛晉而求契丹立已於是出帝虜而晉社危周太宗以樞密使為漢禦契丹至境而劉戈
以入於是漢亡宋太祖以都點檢為周禦契丹出而近師以還於是周覆中國之視契丹猶東也晨鳴則人必見契丹
來則中國必易姓二三十年之內何大變相尋皆由於此真宗將欲使如趙杜二公者乎欲使如周宋二祖者乎準凜凜乎
無有不危也然則不自以其身為孤注而以誰注也自以其身為孤注則群注皆舍而勝不自以其身為孤注則羣注皆
散而敗矣故準之計是真宗不當以為孤注也然準所以來欲若護口者其失不在於以真宗為孤注而在於自矜矜耳達
時不祥至于不得已以吾君為孤注結盟城下歲奉禮幣當用以為愧而何足矜伐也哉其後富
弼更固和好而不自以為功累辭賞功之典可謂有見矣故張詠謂準不學無術其以此類也夫

以王旦平章事旦王祐之子也太祖常遣祐按符彥卿事謂祐還與王溥官職祐
不徇太祖意竟不大用祐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必有
為三公者至是旦果為相○袁了凡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則晉公此行實關晉師祐白彥卿不反正
道其寔耳帝之居臣腹全始終兄弟之間怡然無隙固亦祐力也

然祐少延不死不十年太宗即位則王溥官職已次第得有不待兒子做矣植槐之言公一時自舒其胸臆也而卒驗於
其子是有數存焉必以此為陰德之報則明盛之朝苟不為譏詭者誰不可為何者彥卿事本無跡無太祖不可測之怒
以疑之乎前而又有太宗必不可開之豫以懼之乎後
雖常人可勉況在晉公亦何足為異而謂之陰德者耶

丁未四年契丹統和
二十五年夏四月皇后郭氏崩諡曰
莊穆

汀州黔卒王捷自言於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小環神劍蓋司命真君也宦者
劉承珪以其事聞賜捷名中正而祥瑞之事起矣

丁謂上景德會計錄優詔獎之謂機城有智
謀險狡過人丁謂之上會計錄似乎盡職而得居殊不知居心之驕
寔基於此故下書天書見自是東封西祀寔不能已實

謂有以敬之也所以
小人為君心之靈耳

聖祖曰虛誕之
說欺人且不可
欺天乎宋真宗
之藏感不待言
也王欽若小人
之尤以欺其君
過舉罪難逭矣
天書降承天
瑞
封禪當得天
瑞
王旦得無不
可
聖人以神道
設教
此酒極佳
發封皆美珠
孫奭議天書
之非
王旦表請封
禪
大計有餘
以此擬朝廷
意

戊申大中祥符三年契丹統和二十六年春正月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大赦改元○**先是**帝

深以澶州城下之盟為辱居常怏怏不樂王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
幽薊乃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
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然後可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
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矣帝沉思曰王旦
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乃乘間為旦言旦黽勉從帝尚猶豫會
飲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鎬不測帝意漫應之曰此聖人以
神道設教耳帝由此意決遂召王旦欽懼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
及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自是不敢有異議而封禪之事成矣至是帝謂羣臣曰朕
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當降天
書大中祥符三篇適觀皇城司奏左承天門有黃帛曳鵲尾上蓋所降之書也王旦
等皆稱賀帝步至承天門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以下王旦跪奉而進帝再拜受之付
陳堯叟啟封其書詞類老子道德經讀訖盛以金匱欽若之計既行堯叟等並以經
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

豈有書也帝默然

三月詔議封禪夏四月以王旦兼封禪大禮使○先是王旦等凡五上表請封

禪帝意未決詔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既而契丹遣使請歲幣外

別假錢帛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正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

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六月王欽若言得天書於泰山西南具威儀奉導跪授中使詣闕帝御崇政殿召

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夢神人言來月當賜天書於泰山朕未敢宣露惟密諭王欽

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旦等稱賀於是羣臣奉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

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丘文莊真宗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告錄天書屢降導迎奠

欽若獨為邪說以惑真宗有欺世舉國若狂貽譏史冊定為千古罪人然此固奸邪無忌

憚之尤不足深責獨怪王旦素

同為小人也矜之則君子而未仁者也

丁南湖初議封禪帝沉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

臣論以聖意宜無不可是君臣畏旦之心惟以

其一言為行止使旦如孫奭魯宗道之忠則此議立寢矣史乃曰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帝過之厚夫君有過則諫

比之馮道趙鼎哉有見乎或曰旦於欽若之言詭勉從之非出本意而臨終自悔此亦似可矜者答曰旦以頑德重望為景

作玉清昭應宮奉天書也

天書之謀倡於欽若而決於杜弼史謂其不測意肯而漫應是殆不然如果率臆而對何以神道設教之言與欽若同一口吻而他日承天門拜受之後何為益以經義附和蓋蓋端亦不過與丁謂陳堯叟輩同為諂附欽若之人欽若特欲借老儒虛名以証其言有據耳若云非授意迎合其將誰欺